

2月21日，我参加了我们江南小城的社区防疫。早上七点，我全副武装地出了门，七点二十三分便到了小区的卡点。

小区大门的左边扎了一顶某酒业赞助的帐篷，朝外的一张桌子上钉着一块横幅：“防控防疫宣传点”，工作台上整齐地摆放有小区人员登记本、外来人员登记本、车辆出入登记本以及不同值班人员的不同登记本。一沓沓红色的出入证副本，被燕尾夹夹得齐扎扎的，此前的工作量可见一斑。当然，还有免洗手消毒凝胶和卫生抽纸，供所有人使用。我在小纪的指导下，戴上“志愿者服务”的红袖章，在登记本上签了姓名，便开始了一天的“防疫”。

小洪很快进入工作，她打开了统一制作、统一配音、统一配发的宣传音箱，里边循环播放着的疫情防控通知要求，主要是小区封闭管理的规定和戴口罩、勤洗手的基本常识，声音很大，丝毫没有噪音感，因为它连着百姓的健康与安全。凡是人性之美，都是温情的。很快小区有人出入，他们都认识小纪，小纪也都认识他们，尽管彼此戴着遮去半大个脸的口罩。后来得知，她已经连续值勤快二十天了，说起话来依然惊乍乍的，一看便知是位经常与群众打交道的精明能干的基层干部。

很快，区直的、街道的、物业的“防疫”人员都在八点前到了岗，主要是查人员和车辆的出入，出入证有两种：一种是开过单位证明办理的“上班证”，进出无限；一种是一户两三天才能出入一次打理生活物资的“家庭证”，需一次一登记，工作量不小。我观察了十

这次疫情，不同于以往的流感、SARS、埃博拉等病毒。它不仅仅人传人，更为严重的是潜伏期也会传染，这就增加了这场战役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我们被广大医护人员感动。在关键时刻，他们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他们挺身而出，与死神面对面地抢夺生命。只要穿上防护服，他们都是四五个小时不吃不喝不上厕所，甚至都用上了尿不湿。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高大上，但他们身处险地，随时都有可能被病毒感染、侵蚀，甚至付出生命。此时此刻，他们或许想得很简单，忠于自己的职业，遵从自己的誓言，救死扶伤，恪尽职守。尽管他们不是战士，但他们披上了战袍，争分夺秒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与死神进行一场对生命的抢夺战。

许多护士还是95后，甚至是00后的孩子啊！她们穿梭在病毒恶魔之间，与死神进行殊死搏斗。截至正月十六，桐城乃至全国各地的医疗小分队仍在纷纷奔赴湖北，进行医疗支援。他们是最美的天使，更是英勇的逆行者。特别是耄耋老人钟南山院士，身姿挺拔，目光坚毅，心里只装有人民的安危。他建议公众“不要去武汉”，而他自己却在第一时间坐上赴武汉的高铁，奔向战“疫”第一线。

我们感激人民子弟兵。除夕夜幕刚刚降临，战“疫”的集结号吹

市井传真

防疫一日

阮德胜

几分钟，发现所有的人员很自觉、很配合，远远地都会停下车或驻下足，掏出出入证“亮相”。即使只是出来到帐篷里取个快递没有带证，也会先解释，还尽可能找个认识的值勤人员“作证”，方才出门。足可见，疫情防控工作早已深入人心。

我一时成了“闲人”，站起来给大家一人倒了一杯热水。在小区门口转了一圈，门柱四周贴满了各级各类关于新冠肺炎防控防疫的通知、通告，有红底黄字也有白底黑字，清晰而明了。

天气冷了下来，“物业”看我穿的是单皮鞋，让我到值班室暖和一下。脚才粘上热气，听到外边传来一男士的责问声，我赶紧出门。原来今天上午部分乡村公路解封，一对夫妇领着孩子、带着礼物来给舅爹拜年。发出责问的正是出来接他们的六十多岁的舅爹，他多次向社区高主任“请示”：孩子大老远从乡下来，能否进去吃口饭就走？他不停地问，高主任不停地解释，我们也上去帮助解释“规定”，还请那对夫妻理解。我看到那个男孩，八九岁的样子，口罩大得差不多将小脸全盖上了，一对黑眼珠盯着说话的大人在转动，他能听懂话的。最后，他拉着他妈妈的手说：“我们家去吧！”那对夫妇懂人情更懂事理，一个劲地对舅爹说：没事没事，看到您好好的就行……他们

走了，高主任陪着小心送他们到了路口。

上午进出多是小区的“熟人”，不想到了下午，外来的车辆和人员陡地增加。继安徽省第一个疫情低风险城市黄山“放开”以后，全省各地根据划区等级相继作了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决定。中午时分，一位从祁门开车回来的男子来到卡点，他因为下周一要到开发区上班，一家人急着赶回却没有开“健康证明”，“物业”不让进。此时，只有我一人在岗，可我又不懂“业务”。立即给社区去了电话，可以说写个承诺书，在家隔离四十八个小时后，再来办出入证。男子听到不需要再返程，明显高兴，跑到车里拿来“中华”烟，见人就散。她妻子也从车下来，说从来没过这么长的节，她一家四口先将婆婆家里东西吃空了，又转到隔村的娘家，眼看东西又要吃空了，黄山“放行”了……她有说有笑，是个喜上人。因男子说不会写承诺书，我自便教他怎么写、怎么写。

下午，无论是出来的，还是进去的，甚至还有外边专门到卡点来的，都在问“你们什么时候撤？”“你们还不撤呀？”甚至有的言之凿凿地说城里哪个小区已经撤了卡点。社区同志真心地说他们已不得马上撤，撤就标志着相对安全了嘛。有时他们指着我对问者开玩笑

说：“这有市里领导，你问他，叫我们什么时候撤？”我也只能笑着答：“快了！快了！”快了，有多快？他们没有追问，彼此都懂得其中多有愿望的成份。也有几个人，问完之后没有走，开始与卡位上同志谈疫情、讲信息，而更多的是关注复工，后来才知道他们中间有很多一部分是回乡过年的农民工，他们很急啊！是的，谁能不急？

五点零二分，我们人大工作群里转发“指挥部”关于“解除管制”的最新通告，我立马告诉在场人员，他们顿时兴奋起来，有的甚至还怀疑消息的真实性。很多居民拿着手机，也出来询问——不是消息来得太突然，而是等得实在太久。通告要求，防疫防控不放松，全面推行居民自治，我禁不住抬头又看了一眼那一排二维码。小纪她们的辛劳，很快将发挥作用。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市人大办公室柯主任来电话要求我通知次日接班的同志不用再值勤了，同时，纪主任也接到微信通知：市直、区直干部明天撤出卡点。手机里陆续传来庆祝撤除卡点的合影。但毕竟疫情防控仍在路上艰行，特别是武汉等重点地区依然要严防死守。我们要小胜，更要大胜。我自拍了一张，权作留念，不想社区没有接到明确通知，他们依然工作不变、要求不变，每天要到二十点方才交接班。

离规定的十七点半也没有几分钟了，同志们说我可以回了，但我坚持到了最后，哪怕别人笑我有些阿Q，毕竟我也“立志要画得圆”。

我走时，天上下起了小雨，一路上不停地听到布谷的叫声。那是春天的声音。

发生这次疫情的根本原因。我们也应该不断总结战“疫”过程中的是非成败与功过得失：将英雄的名字载入史册，对他们的精神要代代传承；我们还要在工作中吸取沉痛的教训，不能重蹈覆辙。因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铭记过去，才能不畏将来。

我们坚信，疫情的阴霾终将过去，春暖花开莺飞草长的时光即将到来！

边走边看

懂得与反思

音十姦

响，第二军医大学150名人民解放军医护人员，没顾得上与家人团聚，没等上看一眼春晚，甚至没来得及与家人告别，乘坐空军包机直飞武汉。同时，位于重庆的陆军军医大学抽调135名医护人员分成两个组，奔赴疫区武汉。疫情就是命令，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奔向哪里。

我们同样感谢党政干部。他们上下一心，勠力抗“疫”。在桐城，正月初二，我的一个同学身为某局负责人，指挥带领他们单位“包保”了本地十个没有物业的小区，从早到晚守护着这里的小区居民，他说上厕所的时间都十分紧迫。这事原本跟他的部门职能没有关联，但临危受命，他们以行动响应了政府安排。正月初五，我到某部门办事，据其办公室主任介绍，大年三十晚上，他们一个通宵都在开会，所有干部取消了休息日，办公室留一位同志值守调度，其余全部上各个卡口去了。

我自己所在的镇，干部从大年初二全部到岗，比平时更加忙碌。他们天天用广播不间断地在街道村

庄做宣传，其中经典的一句话：“你们不出门就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支持！”我打电话给武汉灾区的同学，他告诉我，他所在的小区已经被隔离了，所有的生活用品全部由社区供应，社区人员不够，街道党政干部协助。我问他可缺什么，他说他们街道领导说：“只要你们待在家，需要什么找我们。”

有句话说得好，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一场战役，让我们除了懂得感恩，更应该懂得总结与反思。待疫情过后，我们是不是要深刻反省，为什么会出现人与不和谐的现象？我们一定要努力探寻



解欣欣 作